



第四十九期 · 2012年9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闡妙法 香港傳媒人參禪心

七月二十八日，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組團來妙法寺參觀，並聽住持修智大和尚講佛理。

也許妙法寺這座外型獨特的新綜合大樓夠吸引，何況還有住持「開壇說法」，於是，報名參與的會員與家屬踴躍，一百四十餘位，坐滿三輛大旅遊巴而來。

參觀者抵埗，先來一個「遊園驚夢」——看頗具特色的妙法寺佛教園林，有不少植物教人嘖嘖稱奇，聽到一位團友說：「咁大個仔，都是第一次接觸到這些植物！」

——什麼植物呢？譬如心經園裡那棵「空心樹」，由於此樹沒有主幹，它的樹身都是由「落地成幹」的氣根纏搭而成。修智大和尚把此樹命名為「不二樹」——「非空非有，亦空亦有」。

此外，這佛教園林的「奇樹」還有很多，譬如三棵橄欖樹，造型奇特，它又豈是一般的橄欖樹？簡直是三個落地大盤栽了！

有團友後來在「妙法」通訊上看到介紹佛手花——「地湧金蓮」，在坐上旅遊巴要離去之前，忙向總監陳青楓追問：「佛手花地湧金蓮在哪？」陳總監做一次「金手指」：「就在這裡！那鮮黃色花朵就是！」可惜上車時間到了，唯有驚鴻一瞥地遙望一下便是！

午膳，修智大和尚也罕有地出席，與幾位前報刊老總及其夫人一起用餐，——與其說是午膳，倒不如說是一次「小組講經」吧，大家把心中一些疑思，請教修智大和尚。大和尚可不是「依書直說」，而是以現實社會環境作實例以證佛法，很





多時候，他一句簡單的「四字成語」便把問題點出來了，譬如有位傳媒朋友說：「我們經常被苦惱纏繞，這個苦完了，別個苦又來，如何是好？」大和尚說：「這叫做『自尋煩惱』！請仔細想想，是不是有很多所謂苦惱，都不過是自尋的？所以，我們中華文化有一句叫自尋煩惱，就是這樣吧！……佛教裡有這麼多部經，其核心點是什麼呢？無非是四個字——『離苦得樂』！你甚至可以說，實際上就是『離苦』兩個字。」

說開去，舉的例子可多了，譬如說賺錢吧，能夠解決生活而又有些盈餘作不時之需，這就夠了，不斷的賺下去，這不就是自尋煩惱嗎？而這種行為也很自然地衍生出種種不幸……

修智大和尚不僅從生活上講佛法，他同時也在這「小組講經」上講到「心經」。有友人十分喜歡「心經」，短短的二百來字，包含的道理真是無邊

無際的多，他經常背誦。

大和尚說：「『心經』的繙譯，距今畢竟逾千年了，如果我們用現代的文字解釋去理解當時的字義，是有出入的，譬如其中一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這個『盡』字，在今天我們當理解為盡頭的盡，但在唐代，這個『盡』字與『滅』字同義。『心經』裡有一句『不生不滅』，滅是相對於生，『無無明生亦無無明盡』句在大般若經譯為『無無明生亦無無明滅』。」

這頓午膳，時間好像過得很快，特別是這一「老總席」，大家好像還有不少話題要互相交換意見。幸好，接下來的項目，除了參觀這座前衛佛殿——「蓮花大殿」之外，便是在圖書館的大講堂聽修智大和尚講經。這個可容納二百人的大講堂，今天坐上一百四十多位，留有一點餘地，感覺很好。

——聽法師講經？會不會好嚴肅、好悶？



不會！最少這一次聽來很「入耳」，就因為修智大和尚用現實生活作例子，他更靈機一觸，——既然午膳時幾位在座者都問到那些問題，說明那些問題都是大家關心的，於是他以那些問題進一步的講述起來。

譬如說因果。大和尚說：「因果是一定有的，有因必有果，如果這個『果』可以『滅』掉，則『因果』兩字從何談起？『滅』，是滅不了的，但可以『減』，好好地修行，則可以重罪輕受。舉個例說，你把一匙鹽倒入一個水杯去，這杯水必然『鹹』得要命，但假如把這匙鹽倒入一個注滿水的水桶去，甚至是倒入一個大水池去，這鹹味是不是大大地減了呢？但這匙鹽依然是一匙鹽，份量並沒有減少，就因為注入了大量的清水，這鹹味便減少了。我們平日的修行，就好像注入清水，道理就是這樣！」

台下，大家聽得入神，祇有一位老兄坐立不安！——何許人也？乃這傳媒會的秘書長黃仕培是也！他頻頻看錶。原來這次活動安排，離開妙法寺後還有一項活動，黃秘書長請示創會會長張雲楓先生。

張會長果然是做慣報紙的，——很多時，報紙要臨時改版，臨時更換頭條新聞者也！

此刻，他下一道指令：即時改版——

請修智大和尚繼續為大家講佛理，以下那個遊沙頭角活動取消。

坐在講台上的理事長楊祖坤先生向大家說：「好呀！這樣好呀，我們原先安排最後一個活動是到沙頭角看看，不過這暫時開放的，祇是一個小小地方，吸引力未足，留待他日開禁的地方多了，我們再來補遊。」

大家贊成，於是繼續講佛理，且有問有答，直到下午四時才告一段落。

接着，大家交換了紀念品。傳媒人

員聯誼會由張雲楓會長代表，致送給修智大和尚的是一個刻有「宏揚佛法」的紀念座。而我們妙法寺方面亦「唔好失禮」，由陳青楓總監代表「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致送一副對聯，此聯乃由廖漢和撰述、郭洪球書寫：

歷練資深通妙法 傳媒公義近禪心

本刊記者阿妙

本文圖片由「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副秘書長朱昌文先生攝影。





阿羅漢

阿羅漢者，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心調柔軟、摩訶那伽、所作已辦、棄擔能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

梵文譯音也。阿羅名賊，漢名破，即破賊，破煩惱賊也。阿名不，羅漢名生，即不生，後世中更不生也。又名應供，一切煩惱斷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

一切三界煩惱離故，心得解脫。譬如王來，必有隨從。欲愛斷除，則其餘煩惱亦隨之斷除。諸結使煩惱屬愛、見。屬愛煩惱覆心；屬見煩惱覆慧。如是愛離故，心得解脫；無明離故，屬見結使亦離，得慧解脫。

面對恭敬供養，或瞋恚罵詈，心無愛恨。對貪瞋癡慢癡邪見，根本斷故，欲染處不染，應瞋處不瞋，癡處不癡，守護六情，以是故名心調柔軟。

摩訶名大，那名無，伽名罪，即大無罪，諸煩惱斷故。那伽名龍，或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阿羅漢以禪定智慧大力，能破魔軍及諸結使賊，不畏不難。

信、戒、定、捨等諸善法得故，名為所作；智慧、精進、解脫等諸善法得故，名為已辦。屬愛煩惱斷故名所作；屬見煩惱斷故名已辦。二法具足故，名所作已辦。

五蘊粗重常惱故，名為擔。阿羅漢已除此擔，故名棄擔。佛法中自利及利他功德擔應擔。一切諸漏盡、不悔解脫等，是自利；能教他人信、戒、捨、定、慧等，名為利他。阿羅漢得無漏根、力、覺、道，能擔佛法大擔，名能擔。

若人得信慧，是寶最第一；諸餘世財利，不及是法寶。阿羅漢得八正道及沙門果，涅槃常樂，故言逮得已利。

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繫業因緣，後世能生，亦是業報，是名為有。結者，結使煩惱，有九：愛、恚、慢、癡、疑、見、取、慳、嫉。有及結盡故，名盡諸有結。

小人眼見求清淨，如是無智無實道，諸結煩惱滿心中，云何眼見得淨道？若有眼見得清淨，何用智慧功德寶？眼見求淨無是事，智慧功德乃為淨。阿羅漢以正智證得解脫。（《大智度論》研習之十二）

釋修智（妙法寺住持）



別把煩惱帶回家

美國一個農場的主人，僱用了一個技工師傅來安裝農舍的水管。技工近日運程不佳。開工的頭一天，先是因為車子的輪胎爆裂，耽誤了一個小時。再就是電鑽壞了。最後呢，連他開來的那輛載重一噸的老爺車也拋錨了。他收工後，無法回家。僱主只好開車把他送回家去。到了家門前，技工邀請僱主進去坐坐。在門口，這位滿臉晦氣的技工沒有馬上進去。只見他閉目養神了一陣子，再伸出雙手，撫摸着門旁一棵小樹的枝丫。待到門打開，技工一下子好像換了個面孔，笑逐顏開，和兩個孩子緊緊擁抱，再給迎上來的妻子一個深情的吻。在家裡，技工喜氣洋洋地招待這位僱主新朋友。僱主離開時，技工陪他向車子走去。僱主按捺不住好奇心，問：「剛才你在門口做的動作，有什麼用意嗎？」技工爽快地回答：「有，這棵樹是我的『煩惱樹』。我在外頭工作，碰碰撞撞。倒霉的事，總是有的。可是煩惱不能帶進門，這裡頭有太太和孩子嘛。我就把煩惱暫時掛在樹上，托老天爺看管着，明天出門時再拿走。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到小樹前去時，『煩惱』大半都已不見了。」

是的，我們每天在社會上打滾，為生活奔波勞碌，偶爾會遇上一些倒霉或不如意的事；或被僱主責罵兩句，或與同事產生磨擦，因而心生煩惱。生活中遇上的許多煩惱，其實都是與人的心情或情緒有關的，因而是有時間性的。待心情平伏下來以後，煩惱可能就消失了。我們不妨學學這位技工師傅的方法，把煩惱暫時放在門外，不把它帶回家去。這樣一來，我們可以享受到幸福溫馨的家庭樂；報章上也少了一些駭人聽聞的家庭悲劇及暴力新聞。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正身安樂行之一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是經。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實不實法，亦不分別，是男是女，不得諸法，不知不見，是則名為：菩薩行處。』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法華會上，此時已進入說「一乘行」的章節，首先是開示所行之觀行。

釋迦如來對文殊師利法王子說，若菩薩摩訶薩於後來惡世中弘經時，應當安住於四法之上，此即所謂的「四安樂行」：一、正身行，二、正語行，三、意離諸惡自利行，四、心修諸善利他行。

第一的「正身安樂行」，是要求一乘行者安住在「菩薩行處」及「菩薩親近處」二方面，並同時能為眾生演說是經法義。菩薩行處是行者身心所游息依止之處。菩薩以安忍為住，於度眾生之際，凡遇種種怨害、逼迫等逆緣境界時，悉能受之不拒，內無所動，柔和善順，身不卒暴，心不驚慌。進而尚能善觀諸法——我、眾生、行法等，皆是空無自性，念念與真如實相應。前者屬有觀，後者屬空觀，二者必須等觀而修。如只觀空而不修有行，則滯於小乘，而於眾生無所利，故菩薩不專以空為觀行。但觀有而不修空行，則滯於生死，而於菩提無所證，故菩薩亦不專於有起分別。此即「不行」、「不分別」之義，亦即菩薩摩訶薩的真正「行處」。

繼而再從另一角度闡述。「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實不實法」：菩薩乘是上法，緣覺乘是中法，聲聞乘是下法；有為是世間法、無為是出世間法；實法是有，不實法是空。凡此皆是相對層面的義理，不應生執，皆非究竟絕對的一乘佛道，故不當行。「不分別是男是女」：佛法平等，普利一切眾生，並無男女種種差別之相，故不應於上妄生分別。「不得諸法，不知不見」：一乘佛法，但有能解法師語者，悉得見聞，自可覺知，如大海能納百川之水，無所揀擇，悉成佛道。空有不偏，人法不執，自能安住於中道實相妙觀，如是名為菩薩行處。（《妙法寶藏》之四十八）

釋素聞（妙法寺秘書）



濫用「大師」

今天的學術界，實在有點濫用「大師」。在文化藝術範疇內，稍有成績也動不動稱為「大師」。如果是人家的客氣恭維，無可厚非，但有些畫友卻面無愧色地欣然受落，這就有點「難睇」。

「大師」一詞，可以說是源於佛教吧？釋迦牟尼佛，也別稱為「大師」，可見「大師」兩字是何等的尊敬。後來，我們對一些高僧也尊稱為大師，譬如翻譯家鳩摩羅什、六祖惠能、馬祖道一等等也都稱為大師。再引伸開去，在其他文化藝術範疇內有大成就者，我們也尊稱為「大師」，譬如當代饒宗頤教授稱為「國學大師」。

請恕眼拙，當今中國畫壇自吳冠中先生走了之後，我看不出有誰承擔得起「大師」兩字。堪稱「著名藝術家」的則有多位，包括范曾、黃永玉兩位先生。

至於時下向一些出家人動不動就「大師」、「大師」的稱呼，看來是世俗人從一些戲劇裡流傳過來，撰寫曲藝戲劇者稱出家人為「大師」，譬如有一首粵曲唱的是「大師，請開門啦！」原來是叫出家人把門兒打開。

——真正的「大師之門」又是那麼容易打開嗎？我們對「大師」兩字，還是「要求嚴謹」的好，這是出於崇高的尊重。在一個學術或藝術範疇內，有着個人鮮明獨特的風格、獨特的見解而又能掀帶出新觀念，雖不至「文起八代之衰」，但經得起時代考驗以至影響後世的，這樣有大成就者，才堪稱「大師」。在近代佛教界裡，太虛、虛雲、弘一都是名副其實的大師。

且讓我們把話說回來。

「大師」也好，即使是加上一「劃」或者加一「點」而稱為「天師」、「太師」也罷，無非都是浮雲一朵，讓它飄來飄去好了。「浮雲」有時更會罩上一層黑氣而變成「烏雲」。成了「烏雲」也不必擔憂，甚至還可以說是「可喜可賀」。原因何在？——烏雲蓋頂，很快便會下雨；雨後放晴，烏雲消失，說不定這雨後還會彩虹顯現。

——看破這種種虛幻，放下這朵朵浮雲，讓心中菩提自在如琉璃的空淨。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細葉紫薇百日紅

妙法寺內栽種的花草樹木，有些是稀有品種，有些則是廣為人知的大眾化植物，如這些日子正在開花的「洛神」，還有那「小家碧玉」似的細葉紫薇。

說它像「小家碧玉」，這是相對而言，如果我們平日在馬路旁見到的「紫藍色紫薇」，像「大家閨秀」，那麼，這細葉紫薇不就很「小家碧玉」了嗎？香港的公園與路旁栽種的這些紫薇，是一枝幹直上，然後濃密的墨綠色綠葉，像一把傘撐開來，更有趣的是——這些紫薇花都是生長在樹頂上的，當你坐在巴士上層低首望去，陽光下，閃着一叢叢的紫藍，煞是好看……

不寫了，再寫下去，細葉紫薇會「呷醋」。

細葉紫薇其實也同樣的具有可人的觀賞價值，它屬小喬木，適應性很強，花期由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又被稱為

「百日紅」，或者喚作「滿堂紅」，由於它散布在這細細「碎葉」間，驟看過去便給你一個「滿堂紅」的感覺，但它不是那種熱情如火像「鳳凰木」那樣的火紅，它是帶着淺淺的粉紅色，細碎的花瓣聚生在一起，陽光下，似在向妳展現那「梨渦淺笑」，——很美，美得很樸素。



是福是禍，事在人為！

欣賞花的美，不在乎這是富貴牡丹還是「閒花野草」。

妙法寺「居然」用大石盤盛養幾叢水蒲蓮。

這些水蒲蓮，可謂粗生粗長。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它在珠江上已泛濫成災，要勞動工作人員每天不斷地打撈，否則很快便會淤塞河道，真教人煩惱。

但這些水蒲蓮的葉與花俱有不俗的觀賞價值，紫紅色的花朵，是很好的繪畫對象，細看下，花心的一絲絲白條以及那一點鮮黃，配搭起來便是巧奪天工。

水蒲蓮是傳統的魚糧，但生長太多、太快便成災！

紅顏未必是禍水，禍水祇是人為！



文：晶晶 圖：文文



簡慶福 攝影佳作上太空

神州九號上太空，帶來陣陣驚喜，順利對接、順利往返，也是中國第一次出現女太空人。

對於這次太空之旅，香港人亦與有榮焉！何解？原來香港攝影界老前輩簡慶福先生，有六幅作品印製後，放進太空艙內，與太空人一起遨遊太空。這六幅作品都是大江南北之大好河山風貌之影，包括黃山、海上紫菜場及紅土地等。

九十多歲的簡醫生，攝影是他的畢生興趣，七十餘年的拍友生涯，足跡遍世界乃自然之事，最難得的，是儘管九十多歲了，仍然「呢度去，個度去」，拍個不亦樂乎！這就是簡老先生的養生之道。



「佛詞」簡介

無事不登三寶殿

不是佛教徒，也常運用「無事不登三寶殿」這詞語。先來看看何謂「三寶」？這裏指的是佛、法、僧。佛是最高領導人，也是帶路人，法寶，指的是佛教裏的教義、經典，是作為修行學習的教材，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詞語曰：「周身法寶！」，說是身懷絕技，有「法術」，這已離開佛教的本義而與民間降魔伏妖的神仙故事結合起來，是屬於民間故事的「法寶」。

至於「僧寶」呢？僧團乃傳遞佛法的媒體，僧人便是重要的傳道人，是導師，所以很值得信眾的珍惜重視。

「三寶殿」其實也可以是指佛寺佛殿，佛寺內供奉佛像，有藏經閣，有法師主持寺務，不就是三寶俱備嗎？「無事不登三寶殿」，本來這「無事」也者，指的是寺門佛殿乃清靜地，不要隨便遊蕩喧嘩，不過，後來這詞語則演變成像「臨急抱佛脚」那樣，有急事有所求才去三寶殿燒香跪拜。

口頭禪

「這句話，成了你的口頭禪！」

「口頭禪」一語，在這裏是形容經常說的一句話，有所謂「習慣成自然」！

我們即使查根究底地去探索「口頭禪」究竟是什麼禪，恐怕也不會有結果，就因為根本沒有這種禪，這祇是指法師從一些談話去講述禪語。

無論怎樣，也正好說明了一點——禪語，對於大家來說，已經是廣泛應用了，它甚至成為生活語言的一部分。

朋友在路上偶遇，很多時候在寒暄幾句後，好自然地加上一句：「看看什麼時候，大家喝喝茶！」

——即是廣東話的那句：「搵日飲茶！」

這也不過是客客氣氣「隨口噏」的「口頭禪」罷了！當然引伸到這裏，與法師說的「口頭禪」無關。

空空如也

我們常用的「空空如也」一詞，也與佛教故事有關。話說宋朝雪竇重顯法師在路上遇上友人——名士曾會先生。曾會說：「我與靈隱寺住持珊禪師很熟！」於是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雪竇禪師。雪竇來到靈隱寺，但並沒有拿出介紹信，祇是作一般雲水僧的生活在其中。

三年後，曾會趁着出使浙江來到靈隱寺，問住持：「雪竇禪師呢？」住持說：「他沒有來呀！」曾會好不容易才從芸芸眾僧裏找到雪竇，當然問他怎麼回事？是不是把介紹信掉了？

雪竇禪師便說：「我是一個雲水僧，一無所求，本來就是空空如也，不做你這個郵差了！」他把當年的介紹信拿出來。兩人相視而笑！

——好一句「空空如也！」

雪竇一無所求，高僧也！住持珊禪師與他談論佛理，發現他可不是一般雲水僧，後來更推荐他往另一家寺院擔任住持。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詞語，即使不是佛友也曉得它的出處。懷海禪師是馬祖道一的高足，他來到江西大雄山設道場，此山高聳千尺，所以他又名「百丈懷海」，他改良佛教，讓佛教更適合國情，於是立下「清規」，這便是著名的「百丈清規」，影響深遠，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清規」裏極受注目的規條。他身體力行，年紀大了，眾僧愛惜他的身體，故意藏起他的鋤頭。

好一個百丈禪師，居然為此而絕食起來，非要拿回鋤頭與大眾一起耕作不可。

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義，最重要的是那點「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精神，這就不僅是佛教精神了。

你想到什麼

故事：有位修道人因少人供養而心煩，有一「惡魔」對他說：「不用愁，我背負你飛天，反正我是隱形的，人們看不到我，祇看到你飛天，以為你本事大，那就不愁供養！」

這修道人依計行事，人們也果然以為他法力無邊。

有天，「惡魔」正背負着這修道人飛行，卻遇上一位真正高僧——你怎麼隱形他也看到，「惡魔」慌忙撇下修道人遁走，修道人便從天上掉下來，摔死了！

這故事，你想到什麼？

品位高

常言道：「人到無求品自高！」

它有它的道理，當然也有它的環境使然。當一個人到了「無所求」的時候，還會有什麼放不下呢？祇是，人們到底是「貪嗔痴」常纏於身的凡夫俗子，僅是一個「求」字已經不容易擺脫，你看一些有錢人家不也經常鬧出金錢糾紛嗎？

俗語說：「錢，誰會嫌多！」在這麼一個「不嫌多」的「貪念」驅使下，也就必然地「求」起來。這樣的「求」是永無休止的，能夠令你寫下「休止符」者，祇有打從根本的修心做起，不起貪念便無所求了！

從「人到無求品自高」，可使我想到另一個看法——「僧到無求品位高！」

唐朝，弘忍大師之高足神秀，在武則天「聖召」下做起「國師」來了，地位顯赫！惠能呢？這位由弘忍親授衣鉢的「南蠻子」，同樣受到武后的召攬，但他婉拒了，依然在民間，在群眾中宣揚佛法。惠能大師千秋萬代地備受敬仰學習；「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的神秀，却在歷史長河裏慢慢地沉下去！這就教人想到——僧到無求品位高！

（神秀大師其實也是一位操守甚高的高僧大德，但他的被推崇到那個位置去，雖說是什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底有些事情是心有所想才會成事！）

方便之門

「方便」兩字，看來是世間對佛詞借用得較多的一句詞語。

「方，指方法」；「便，是巧便」。「方便之門」便是說我們在修行之時，採用不同方法對機，教化眾生。用句簡單現代語說，這叫做審時度世、因地制宜吧？

我年輕的時候，因工作關係而常開「方便之門」，這也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想不到退休後的今天，要推行一些文化項目時，文友、畫友毫不計較地爽快參與。這是始料不及的，也因此而想到：我們方便別人，其實最後也方便了自己。

做人不必太計較，最近寫了一幅字—— 榮枯彈指間 何用計短長

周恒，不會是「畫匠」！



每次在展覽場上看到周恒的畫，總會帶出幾分驚喜。他絕對是一位不肯寫「行貨」的嶺南畫派傳人。

周恒是趙少昂大師的外孫，他父親周志毅，在廣州早已是一位頗受欣賞的書畫家，周原是趙少昂的學生（不知是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娶了趙老師的女兒為妻）。

周恒說：「外公在四八年已來了香港定居，我早期在廣州一直跟隨父親習畫的，到八二年，外公生日，我寄了一幅字給他，他看了，認為我的字似他，又知道我喜歡畫畫，於是不時寄畫稿給我臨寫。」

「噯？」我說：「原來你是趙少昂老師一個很特

別學生，你是從函授開始的。」

「是呀，從函授開始！」周恒說：

「我在八三年便隨母親一起來港，從此，跟在阿公身邊做起磨墨小書僮來了！阿公寫畫完全是用磨墨的，他認為用磨出來的墨比較潤，會好用得多。」

很喜歡與周恒談畫，他不像一般的寫畫人，他是把文化、文學融入繪畫中去，在談話中他便有這樣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一個真正好的畫家，必須文學好，有文學修養才能令作品有內涵！」

真是一個同道中人了！我認為沒有文學素質的畫，你畫技再好，充其量祇是一個「畫匠」。畫是手段；亦是一種對哲學、文化的表達方式，它是一個過程而非目的。與周恒談畫，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無須再加諸多解釋，就因為大家有共同理解的「寫畫語言」。我在周恒的作品裡，其實是可以聽到「畫外音」的，不過，他可沒有直接地訴諸於文學，而是在作品裡不斷地探求一個與文學、學養有關連的「畫質」。所以，我認為周恒在當下香港嶺南畫派第三代的同門裡，自有一份不甘受縛而又真正可脫穎而出的潛在實力。

我們同是嶺南畫派的第三代。於是筆者提出一個



問題：你認為我們這第三代該如何發展？

周恒覺得：「嶺南畫派開宗明義就是折衷中外、雅俗共賞，要走下去，必須堅持這兩點。」

我倒認為：「雅俗共賞」這不僅是嶺南派，所有藝術作品都應該是這樣，包括文學作品，「純繪畫」也好，「純文學」也好，如果要這個「純」字的話，也祇能說是一種表現方法。孤芳自賞的「純」，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芳」也成疑問。所謂「俗」，是指能讓大眾看得懂的通俗，而非庸俗。這一點必須明確指出。準此而言，則個人認為無論是什麼藝術，最高的成就便應該是真正的雅俗共賞。

至於嶺南畫派「折衷中外」這特色，周恒兄特別強調，很有道理，但到了今天，這「折衷中外」元素早就融入各種藝術類別中去，不再僅僅是嶺南畫派所強調的了，這是時代使然，今天的國畫畫壇亦非半個世紀前的狀況。

我曾經在一份周刊上看過周恒「論畫」的連載，從字裡行間也正好看到他對當前國畫界的一些看法，他是一位有思想性的嶺南派第三代傳人，願與共勉。

· 陳青楓 ·

周恒這從外公——趙少昂大師裡走出來的荷花作品。



歐陽詠梅 畫有「大氣」

佛教裡有一句話，稱為「半途出家」。

何謂「半途出家」？即不是自小出家，而是在俗世裡打滾多時，然後有所謂「看破紅塵」而向佛門清修去。

「半途出家」已成為生活語言的一部分，譬如不是「紅褲子」出身，不是一開始便接受專業訓練的，都視之為「半途出家」。

歐陽詠梅的繪畫便是這樣，待兒女長大了，自己的工作也放下了，人近中年才真正與畫筆、畫紙打交道。

說她這樣的「半途出家」，其實也不準確，所有文化藝術都是平日生活知識的積聚，所有文藝都有一個共通：我們都在哲學理念的基礎上，又或者說是在一個哲學的體系上作終身追求。寫畫也好，詩詞也好，書法也好，甚至是音樂、舞蹈等等，都可以視之為導引，是追求哲思、表達哲思的手段。歐陽詠梅在進入繪畫世界之前，早已對文學及其他藝術注入豐盛的經驗了，把這些融滙起來之後，在所謂「半途出家」的繪畫上便得心應手。

我要借此篇幅說說一個問題——

所謂「書畫同源」，這個「源」字究竟指什麼呢？難道僅僅是筆墨紙等材料的運用嗎？

即使再提升一點說是書與畫的表現手法，那還是不夠的，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源」字理解為「心源」？——心源，便是精神境界。書畫同源，實際上是指無論是書法表現還是繪畫藝術，追求的、表達的，都是我們同一個方向的精神意境。廣泛一點說，在我們傳統的文藝理念，一切藝術都是同源，源於一個理念。

歐陽詠梅自少便醉心於詩詞，醉心於書法，並不「半途」。她的書法老師是黃兆顯，繪畫老師則是熊海。九二年詠梅在「港大校外課程」上國畫課，四年後，熊海對她說：「你不要來上課了，你今天完全可以自我發展。」



導師鼓勵她走上自學之路，這是看到她的潛在能力。

看歐陽詠梅的山水畫，你第一個感覺是「大氣」，接下來的感覺是畫有新意，有一份時代感。——這是十分重要的。我特別欣賞她這幅「神秘的峽谷」。那種「紅」，不僅是神秘，也夠深邃的了，令觀者駐足畫前而聯想連翩。

詠梅的草書，以及她創作的詩詞，也像她的畫，酒脫得像野馬奔放，與「閨秀」兩字不沾邊了。在她的作品面前，我們不必刻意地標榜什麼「女畫家」，畫家就是畫家，一如好的作品，也無必要理會是東洋的、西洋的、還是中國的？即使僅就中國畫的範疇來說，我們也不必分什麼「海上派」、「嶺南派」，好畫就是好畫！——在武術上，你的功夫好，打得贏就是，又會分什麼少林派、武當派嗎？

歐陽詠梅畫外功夫做得好，這一點則可以說對任何一位「藝行者」都是重要的。「眼高手低」不要緊，「手低」是可以假以時日而提高，「眼低」呢？如果祇停留在那個「水平」上，寫畫的，將來充其量是「畫匠」。



梁雲清佛畫展

傳承宮廷筆法

· 傳承古代精美畫風

四十三歲的梁雲清，專攻油畫，接觸佛教後，決心將深厚的繪畫功底投注在佛像繪畫。

· 純金顏色表達神聖

按照中國古代宮廷畫法，以「金」入畫，由於黃金粉末非比一般墨水或顏料，作畫過程難度更高，加上古法早已失傳，在無數次「土法煉鋼」試驗下，摸索出將黃金碾成粉後，畫到深色宣紙或絹布的特殊程序，終以尊貴的純金顏色，藉此表達佛教的神聖崇高和慈悲超然。

· 佛法指引作畫方向

繪製前必須淨手焚香，靜心作畫，待專注於手中繪作，透過佛像的塑造，不僅淨化自己的心靈，也是以自身專長來供養諸佛菩薩，亦是作為無垠佛教藝術境界的追求。

圖片說明

左下：畫家梁雲清向秦孟濤先生介紹作品



春風畫會主辦

楊善深老師百年誕辰紀念 暨 弟子作品展

展場：香港中央圖書館

(展期：2012年10月24日至2012年10月28日)

廣州藝術博物館

(2012年11月13日至2012年11月28日)

顧問團成員：

(香港展區) 翁 芝 鄧海超 陳萬雄 杜 威 曾柱昭 李錦賢 符永剛

(廣州展區) 陳永鏘 陳金章 梁世雄 盧延光 楊家聰 梁業鴻

籌備委員會成員：

(港外) 劉蘭芳 黎日晁 張立雄 潘金海 楊天頤 李源海

(香港) 高勵節 陳棧文 陳青楓 熊 海 劉孟寬

(春風執委) 何洵瑤 鄺煒利 黃瞻遠 鄭少忠 湯才偉 蔡 雄

周倩儀 劉筱基

參展畫友(依姓氏筆劃序)：

方秉鈞 朱楚珠 何月群 何東愛 何洵瑤 余慕紅 利慧嫻

吳江陵 李源海 周佩欣 周倩儀 林漢武 胡凱評 范乾海

容繩祖 馬敏嫻 高勵節 張雅燕 張愛華 梁振強 梁綺霞

郭秀娟 郭燕美 陳青楓 陳庭芝 陳棧文 陳焜旺 黃彥華

黃美珍 黃瞻遠 黃麗嫻 曾柱昭 曾瑞娟 湯才偉 楊天悅

楊天頤 楊寶卿 董培新 裘渝珠 熊 海 劉孟寬 劉筱基

劉錦麟 劉蘭芳 潘金海 蔡 雄 蔡曉畚 鄭少忠 盧玉燕

鍾卓生 鄺煒利 蘇敏兒

孔繁樂的一畫展

月前，前往廣州洽談畫展事，順道到廣州一畫友的畫室參觀。

這位畫友姓孔，名繁樂，為人熱誠，為畫友做事不辭勞苦。他的畫室座落在廣州創意園，這地方一大片園林，環境旺中帶靜，而他們的畫室呢？即使是普通一間，進去之後也夠我們這些「香港仔」羨慕死了，——兩三百呎的空間，既有大畫枱，也有磁板牆壁；另一角落更設有茶座，三兩知己可以喝茶聊天。

今天香港，不要說什麼「創意園」，很多畫友連一張普通飯桌大的畫枱也「立枱無地」，香港政府講什麼文化產業？每次看到那「西九荒地」，聽到那些長達十年的爭拗，也夠煩了！

好，不說這些。

孔繁樂花上一年時間，用絹寫了一幅山水大畫——真是名副其實的大，每幅越丈長，一共九幅，併合起來便是一幅長卷。孔繁樂說：「這山水作品已完成，現正在裝裱，定了在今年十一月展出。」

他日展出這作品也真夠瞧，環繞整個展場的就祇是一幅畫。



陳青楓與孔繁樂攝於孔的長卷山水「局部濃縮版」前

妙法通訊流通處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尖沙咀商務印書館
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

銅鑼灣商務印書館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

沙田商務印書館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石齋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

集古齋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